



房龙作品典藏

人类的艺术

The Art of Mankind

房龙 著

Hendrik van Loo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房龙作品典藏

人类的艺术

The Art of Mankind

(上)

房龙 著

Hendrik van Loon

陈静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类的艺术 /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著; 陈
静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99-4854-6

I. ①人… II. ①房…②陈… III. ①艺术史—世界
IV. ①J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9882 号

书 名 人类的艺术

著 者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译 者 陈 静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20.625

字 数 5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854-6

定 价 46.00 元 (全两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恶劣的天气,加上周围一片荒寂,那个特殊的清晨,当丹特向我们讲述地下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感觉伟大的共和国不再繁荣而是荒凉至极了,很明显能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劲。

几分钟之前火车莫名其妙地就停了,大家都不知道原因,也没人在意。恼人的泥泞路不知还会有多长。道路边被发朽的秸秆重压的土地像是一幅充满了沮丧之感的画面,这幅画面绵延数里。

距离轨道大约两百码处有一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房子。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所有的农房一样,它应该重新粉刷,予以修缮。盖这栋房子的工匠看起来就像执事憎恨罪恶一样憎恶美,结果使得这些房屋没有任何美感。

从那栋农房里走出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很难估清楚他们的年龄,看起来大约十二到十四岁的样子。孩子们戴着丑陋的羊毛帽子和围巾——红色的羊毛帽子围巾和同是红色的羊毛手套。这些织物编织得相当粗糙,没大费工夫,省钱省力但能防寒很实用。

两个孩子在泥泞中跌跌撞撞地走着,然后停在路上盯着我们的火车看。火车对他们来说是神奇的东西,好似他们和外面的世界唯一的联系纽带。火车的另一端,人们在桃色灯光掩映下的桌子边吃着热饼,女人们穿着各种鲜艳华丽的衣裙,男人们则可能闲坐下来愉悦地度过一个小时的光阴,或谈论一本书,或一部剧。在那个世界里,人们不会为了讲究实用而无情地舍弃任何美丽的东西。

在我看来,那两个孩子将永远无法目睹那个多彩的世界。当然,也

有可能奇迹会发生。火车也许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新奇。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或许会离开家乡，离开无生机无希望的环境去追求让自己内心更满足的更华丽的事物。

因想到这些而正替他们感到难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开始没注意到的一点。小女孩手中紧紧地抓住孩子们在学校绘画课上大多会用到的蓝色画夹；而那个男孩则提着一个光亮的黑色小提琴盒子。

这就是我们旅途中的小插曲，我的描述也许过于啰嗦了。途中，火车引擎坏了三次，我们等了维修工一会，继续前行。前方也许更加荒凉，但是那些丑陋的荒寂却因人的某种心情而显出别样的美。

我走到游览车厢，看着那两个红色的身影越来越小，渐渐离开了我的视线。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搜集材料准备写一本可以涵盖所有艺术的书，但是一直没有勇气提笔。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我为哪些人写这本书？

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我绝不是为了艺术专业的学生写这本书。学生们应该已经有数不尽的论文和学术专题著作了，这些著作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大师们的艺术作品。这本书也不是为了艺术家们所写。如果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充分的时间阅读；反之，这本书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浪费。

还有一点，这本书也不是写给那些认为“艺术可以让人精神愉悦”而热爱艺术的贵妇人，也不是写给她们可敬的先生们——他们不知道何为艺术，但很明确自己的喜好。因此他们不必欣赏此书，因为那不会给他们带来灵魂的安宁和精神的愉悦。

但是看到那两个孩子之后，我豁然开朗。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目的。我突然意识到哪些人需要这种书，也就在那里我下定了决心。我要为那两个戴红围巾帽子的，那拿着画夹和小提琴盒子的，那么热切地盯着我们的火车看的孩子们写这本书。

目 录

前言	1
序	1
第一章 史前艺术	15
第二章 埃及艺术	26
第三章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43
第四章 海因里希·施里曼	54
第五章 希腊的辉煌	63
第六章 伯里克利时期	87
第七章 希腊人的小艺术——陶器与首饰	94
第八章 伊特拉斯坎与罗马	105
第九章 犹太艺术	116
第十章 早期基督教艺术	118
第十一章 科普特人	126
第十二章 拜占庭艺术	129
第十三章 俄罗斯艺术	141
第十四章 伊斯兰教	147
第十五章 中世纪的波斯	150
第十六章 罗马式时期	157
第十七章 普罗旺斯	174
第十八章 哥特式艺术	185
第十九章 哥特式艺术的完结	201

第二十章 文艺复兴	216
第二十一章 佛罗伦萨	234
第二十二章 乔瓦尼·安琪里柯	249
第二十三章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251
第二十四章 佛罗伦萨成为世界艺术中心	255
第二十五章 小天使	261
第二十六章 油画的发明	263
第二十七章 意大利的绘画	269
第二十八章 新大陆	297
第二十九章 新音乐	307
第三十章 欧洲中心的繁荣	320
第三十一章 上帝与我们同在	334
第三十二章 巴洛克艺术	339
第三十三章 荷兰画派	356
第三十四章 伟大的世纪	370
第三十五章 莫里哀死后葬于圣地	388
第三十六章 演员重新登台	394
第三十七章 歌剧	397
第三十八章 克雷蒙纳	412
第三十九章 娱乐的新时尚形式	420
第四十章 洛可可艺术	431
第四十一章 再论洛可可	444
第四十二章 印度、中国和日本	455
第四十三章 戈雅	478
第四十四章 画板让位于乐谱	484
第四十五章 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487
第四十六章 庞培、温克尔曼和莱辛	535
第四十七章 革命与帝国	540
第四十八章 混沌:1815—1937	550

第四十九章 浪漫主义时期	555
第五十章 画室起义	557
第五十一章 艺术避难所	567
第五十二章 十九世纪的音乐	576
第五十三章 民谣	582
第五十四章 帕格尼尼和李斯特	593
第五十五章 柏辽兹	605
第五十六章 达盖尔	613
第五十七章 约翰·施特劳斯	616
第五十八章 肖邦	620
第五十九章 理查德·瓦格纳	628
第六十章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636
第六十一章 克劳德·德彪西	640
第六十二章 结束语	643
后序	648

序

什么是艺术？艺术家有着怎样的基本特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而我们永远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艺术是普遍存在的。”这句话听来毋庸置疑，但是当我说这句话时，你或许会认为艺术（不论是音乐、绘画还是雕塑、舞蹈）就像是世界语一样，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理解得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在楼上书桌边欣赏着对我来说是音乐盛典的巴赫 G 小调赋格曲，而对我妻子来说（她几分钟后要去楼下复印这些内容）却是烦人的噪音，她总是远远地离开留声机和小提琴。

霍斯或伦勃朗的一幅画会让我屏住呼吸——因为一个凡人能够仅凭几种色彩、一点颜料、一块油布和一支旧画笔就能表现那么多，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而同一幅画对于另一位观赏者来说或许只是几种单调乏味色彩的结合。

我的一个叔叔因为买了一幅被世人排斥的梵高的画招致了他那非常体面的邻居的极其不满，而去年冬天在纽约，由于博物馆要展示梵高的部分作品，人群蜂拥而至，不得不动用警力维持秩序。

我们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了解到中国画其实和我们的画一样地出色，甚至更好。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在莱比锡对于老板们来说是一种永无止境的骚扰。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抱怨莫扎特的音乐音符太多了。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被从音乐会的舞台上轰了下来。阿拉伯和

中国的音乐能够让阿拉伯热捧或中国人狂喜,但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听到了邻居后院的猫咪在一起争斗撕扯的叫声。

因此,我说艺术是普遍性的,并不是指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理解接受,而是指艺术并不拘泥于某一个地域或一段时期。人类从存在之初就有了艺术,艺术对于人类的生活就像人的五官和饥渴感一样重要。澳大利亚最偏远的最原始的人群,虽与兽为群,不会建造房屋或织衣蔽体,但也发展了自己独有的艺术形式。我们或许能发现几个尚无宗教信仰概念的原始部落,但是不管这些原始部落距离现代的文明有多远,它们都具备某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这就是我在前文所说的“艺术是普遍存在的”的意义所指。如果这点没错的话,那么本书是从欧洲或中国,还是从毛利人或爱斯基摩人写起,都无关紧要了。就此,我想起一部中国古人手稿或手稿译稿中的一个故事。只可惜这本书中无数人所用的语言我一窍不通,现在学也太晚了。我听到的故事内容是这样的:

当老孔感到自己的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弟子都集中在他周围,以在他踏上不归路之前还能再看他们一眼为他们祝福。

所有的弟子都来了,看到这位老画家依然在画室内,和往常一样坐在画架前,却已虚弱得几乎拿不起笔了。弟子们纷纷让他回到长榻上躺下这样能更舒服一些,但是他摇摇头:“这些年来,画笔和颜料一直是最忠实的友伴,我弥留之际一定要和它们在一起才安心。

弟子们只得遵从,他们跪在老人的面前等着他的临终遗言,但是好多人已经控制不了内心的哀伤而失声哭泣。老人很惊讶地看着他们疑惑道:“你们哭什么?你们应该庆幸能有这个机会分享本应是一个人独享的辉煌时刻。你们应该雀跃怎么反倒流泪了。”

老人微笑地看着弟子们用长袖拭去脸上的泪水。有一个学生这样说道:“先生,我们深爱的先生,请原谅我们的懦弱,但是一想

起您这一生，我们就忍不住地伤心。你没有妻子子女为您送终。您有生的日子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地工作忙碌着，但是我们市场里那个无情的讨厌的货币商却不劳而获，对你苛刻至极。您为人们辛劳奉献，但是人们却只接受，而不考虑您的生活您的命运。您认为这公平吗？上天对您仁慈吗？您走后我们也会一直疑惑：您的付出值得吗？”

老人缓缓地抬起头，带着一种极大的胜利满足感说：“已经很公平了，我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我的最高期望。你说的没错。我没有亲人。我在世上已经活了近百年，要不是朋友们的好心相助，我会没吃没穿没住的地方。我放弃了个人的欲望，而这样我会更好地完成使命。我故意舍弃那些我只要以奸制奸，以贪制贪就能得到的东西，但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提醒我要坚持自己的方向，这样我才实现了也许人们都渴望的目标。”

随即，最大的弟子，就是刚才说话的那位，再次发言，但这次显得有些迟疑。

他说：“敬爱的老师，作为临终赐福，您能否告诉我们凡人最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老人从座位上缓缓站起，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他穿过房间蹒跚着来到他最爱的一幅画面前。画面上是他用粗大的画笔寥寥画成的一片草叶。那片草叶生机勃勃，已经不仅仅是一片草，而是几乎载有所有的草叶自始而有的活力。

老人说：“那就是我的答案。我已经可以和神相比了，因为我已经到达了永恒的边缘。”

说完，他对弟子们作了临终祝福，学生们将他放在长榻上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这样一个凄美的小故事，它的真实性让我完全可以就此结束本章节，让下面想说的由读者自己去想象，但是老人弥留之际那意味深长的话语使得我们不得不多说一些。但又不能赘述，因为有把读者带回愉

快的中世纪之嫌，而那就像是两位学者争论需要几位天使才能使他们在针尖上保持平衡一样毫无意义。

正如故事中那位老人所想，真正的艺术家可以达到永恒，但我自己认为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永恒。这个方式你或许赞同或许强烈反对，但不管你们如何认为，这种观念是从古就为诸多人所持有的。

假如我是那位老人，我将会这样解答学生的疑惑。

人类，即使在他最骄傲的时刻，与上帝相比也是弱小无助的。因为上帝创造天地。人类努力回应证明自己，那种证明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们来换一种说法。设想你走入高山峻岭之间，阳光灿烂，天空湛蓝，云淡风轻，整个世界生机盎然，而你在上帝创造的这无法描述的壮丽面前却无助无望，沮丧至极。

但是，假设你是约瑟夫·海顿，你会用音乐来表达你内心深处的感受，那么你回到家中可能就会以“诸天述说……”这样的文字开始创作清唱剧。创作完成后，你会像约瑟夫·海顿一样谦卑而恭敬地跪谢上帝赐予机会经历此种感受。

当你创作的颂歌在全世界广唱，当人们公认你为伟大的艺术家，你有可能会回到房间一角倾诉：“亲爱的上帝，你看到了吧，与上次我走在田野的那个下午截然不同，这就是我对于你的考验的回应。我并不是绝对的无助。虽然不够完美，但我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位创造者。当然我做不了你所能做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无所不能。但是让我自己评价，我认为自己已竭尽所能做得很好了。”

我并不是从自身出发，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的，甚至对于那些完全不能够通过艺术形式表达情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中世纪的人们不如我们懂得多，但是他们理解好多我们想当然的事情，并纳入一个传说之中。传说，两位忏悔者来到圣母玛利亚像前祈福，但是他们自知无以为报。其中一个人是一名贫穷的音乐家，除了一把旧提琴之外一无所有。于是他就演奏了自己最爱的曲子。他的祈祷获得了回应。当轮到那位鞋匠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祈祷是徒劳的，因为他所能做的只是

为圣母制作一双精致的鞋子为下次舞会做好准备。因为人们都认为天使们高兴的时候就会跳舞，圣母有时也会加入她们。鞋匠自问：“一双鞋子和我刚听到的音乐比得了吗？”

尽管心里没底，鞋匠还是做了自己有生以来做得最漂亮的一双鞋子。他同样得到了圣母的福音，因为鞋子是他能够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他的努力比他得到的更为重要。

这个中世纪的故事中好像又有些东西令我不解。为什么现代人们要把艺术和工艺划分得那么清晰？在艺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代，这样的区分是不存在的。没有人会认为艺术家和工匠们有何不同。事实上，艺术家（假如人们认为他是）只是技术高超的工匠，用大理石雕像的工匠只是比普通石匠工艺好些罢了。但现如今，艺术家和工匠却是井水不犯河水，不相往来。

回顾人类艺术的发展历程，当我还小的时候，那句荒谬的“为了艺术而艺术”依然为某些人追捧。但那是三十年以前，从那时至今，人们对艺术有了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是让人欣慰的。现代人们认为布鲁克林桥的构建者和沙特尔多教堂的设计者——无名的石匠一样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了艺术的概念。大部分人听罢工匠歌手五重奏后的愉悦不亚于欣赏了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精彩舞蹈。

还是再说的明白些，因为这有可能会引起诸多徒劳的争论。读者可以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并不是因为有阿斯泰尔的精彩舞蹈，就不再需要工匠歌唱团了。踢踏舞蹈与歌唱或绘画之间有天壤之别，但是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好恶。我只需自问：“这个人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心感受？”“他是否使我理解了他的感受？”我运用此标准衡量我所观察到的一切，发现自己的理解和欣赏能力有了大大的提高。

多年以前，在我意识到宇宙之巨大时，我为自己买不起望远镜而懊恼。一架好的望远镜价值五百美元，我感觉自己绝不会在一个爱好上花费那么多钱。因此，我从来没能够好好的看看我肉眼所及之外的天空，但是有一次我偶然得到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袖珍显微镜。通过这个显微镜，我走近了存在于我们周围但极不惹眼的微生物和植物。

当然我绝不是说牡夫座和银河没有刚刚从我面前的纸上或房前石头上的青苔上爬过的一只小蜘蛛重要,但是二者重要性的区别只在于尺寸而非程度。昆虫世界的法布尔可谓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著作与植物学家金斯的著作一样对于热爱探索的睿智读者来说是巨大的喜悦,其影响力将永远存在。



来自不为人所知的种族的神秘艺术

再举个例子。我到过一些城市。那里的人们广为宣传当地的博物馆,说内有古意大利和十八世纪英国的名画,有海菲兹曾参与独奏的地方管弦交响乐队。但是当我走入他们的城镇就发现,人们居住的房子俗气不堪,通向市场的街道狭小肮脏,他们日常生活工作接触的事物除了那座博物馆之外,实在是毫无艺术气息。而博物馆并不全天开放,管弦乐队也只是每周一次演奏几个小时。

现在的我已经不再质疑他们的生活了。而当年,我那么年幼、急切、不谙世事。我甚至试图告诉他们:在客厅和餐厅内挂几幅大师之作的复制品都比在艺术博物馆内某个拐角处藏一打科雷乔或雷诺兹的真迹更能拯救他们的艺术灵魂;如果能用唱机为孩子们每天都播放一些好的音乐,而不是拖他们每周去听一次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管弦乐,因为那个对孩子来说无聊之极而远离了本应获得的平常的快乐,这样对世界音乐的未来也更有好处。

我的这些观点是行不通的,少部分人一直赞同就无需说服。但其他人则认为我是一个有新奇的教育观念的爱管闲事者,我这么说只为标新立异。

几度遭遇这样的经历,我学会了缄口不言。虽然不说但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慈善之举或许源于会客室,但艺术却比之甚早,它来自最基本的生活地——厨房。假若你受邀与一位收藏着拉斐尔、德·萨托、缪利勒斯(Murillos)甚至伦勃朗等大师真迹的人一起进餐,却发现他们家用的餐具笨重不堪,你就会感觉很不协调。在此,我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那个人根本不懂真正的艺术。他收藏这些画只是为了面子或者彰显自己的身份,没有这些画他活不下去,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拥有它们,可谓是一个虚伪的艺术爱好者,他的收藏对他来说远不如他夫人的毛皮大衣有价值。

关于这个事情先讨论到这里吧。对“何为艺术”的探讨一旦开始,就不知何时何地如何才能结束。为了阐明我所有的观点以供切磋,我还是先谈谈自己对艺术领域的一些观点吧,包括支持和偏见。

与一位陌生人开始一段长途旅行之前,最好是了解他的一些生活

习性。比如：他喜欢整夜大开舷窗吗？他喜欢在床上抽烟（或许会引起你的舱房着火）吗？什么时间他会叫早点？他是喜欢橙汁、土司和咖啡呢，还是更喜欢丰盛一点的煎蛋、茶、面包卷加黄油和果酱呢？

我们就好比一起旅行的两个陌生人。对于这本书你完全可以只大致看看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能先了解以下几点，或许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旅伴。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艺术的社会价值。如果向一位古希腊或中世纪的法国人提到这个说法，他们肯定不知所云。这就像问一位现代人是否认为健康和卫生是整个社会的追求一样纯属没话找话，因为那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与卫生一直是文明社会进程中的头等大事。谁若怀疑健康对人类是否有好处，那他就会被认为神志有问题。

同样，若有人向三四世纪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质疑大自然之美的话，他将极其困惑。他们会用多年的时间来处理无比崇敬的教堂的屋顶，关注一些几乎没人注意到的小细节。但是他们却丝毫不注意排水沟、废旧管道、垃圾处理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的问题。他们的思想深处视这些异味和不适为必然的存在。这一点很像现代人们能够接受充斥都市的低级庸俗和噪音。

对此，人们有各自的看法。我很不喜欢广告牌，认为有碍景观。我在很多场合表达了自己的这个观点。记得很清楚，有次给 3000 位教师做报告，我自说自话：“教师的职责就是把孩子们培养成文明市民，他们一定会排斥这些难看的标志而懂得让孩子们接触所有美好和谐的事物的必要性。”

但事实上，没有人能遵循我的思想路线。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些广告牌是要缴税的，上缴的费用可以维护社区。也许你是对的，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广告牌、热狗专柜和加油站，那么环境会优美很多。但是，何来税费？”

就那样，我们双方各持己见，我考虑了艺术效果，他们关注着经济效益。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我们双方都对了但也都错了。有人说道德是地